



開
永
美

太平天國

田金部一第

著塵白陳

生海上

太平天國

著 塵 白 陳

行發店書活生海上

月六年六十二國民華中

太平天國

每冊實價四角五分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

陳白塵

發行者

生活書店

上海福州路

第三八四號

印刷者

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改訂本序

太平天国第一部金田村的初稿完成於今年一月三日，當時雖已個別地零碎地接受一些朋友的批評，但因為原稿太模糊，打算自己先修改一遍，然後請朋友們來一次「集體批評」再進行最後的修正。但初次修改剛到第二幕——是一月二十日的晚上，突然接到家鄉來的電報說風燭殘年的父親，已經病在垂危了。於是慌亂中收拾了行李和原稿，匆匆趕回家鄉。——可是在家裏等候着我的，是一具已經封殮的棺材，和一羣模糊不清的穿着孝衣的人們。父親，辛苦勞碌了一生的父親，在拍電報之前一小時，已經在貧困磨難中長逝了。

「頭七」過去了，金田村與文學約定的交稿期迫在眉前，而修改初稿前寫好的序文也發表了，雖然新患了劇烈的頭痛症，也只好硬紮了頭，陪在父親的靈柩之旁拼命地修改，抄寫。因為在病中不知怎麼老想起死去的母親和妹妹，和剛死的父親，更不知怎麼一下就想到：「我怕也要死了吧？」如果真的要死，金田村不就完了麼？因此陡生了一股蠻勁兒，頭要炸開了也不管，一直蠻幹到二月六日，全部改作完成；而頭，也不痛了。——可是計算日期，只好寄去發排集會批評，是萬萬辦不到的了。——這就是發表在文學八卷三期——五期上的金田村。

發表是發表了，爲了沒得到朋友們最忠實的批評與最後的修正，心裏老覺得有點攣扭。可是忙着喪葬，發表後沒功夫再去讀一下；而且也沒這勇氣再去讀一下。可是業餘實驗劇團却要排演它，並且爲了時間太長和人物太多，要我再改

作一次。這下，倒給了我一個機會，得到許多朋友最寶貴的意見，經過好幾次批評討論，決定再改作一次。——這就是如今改訂後的單行本。

這次改作結果較原劇減短一萬多字，人物也減少若干。在演出上便利了不少。但在內容上修改得更多：如原有第一幕，太側重洪秀全與馮雲山的傳教，神話之類的東西太多；所以改作後，偏重於社會不安狀態之描寫；並加強團練與貧民客家之衝突。而原有第一幕的城隍廟，太像上海的城隍廟了，所以佈景也改在廟外。原有劇本裏的羣衆，到第五六幕裏被隱沒了，以致領袖間的個人糾紛太形凸露，尤其是第六幕，楊秀清與洪宣嬌之糾紛及其解決，完全是個人的，而楊秀清埋玉壘，愚弄羣衆，歷史中雖有如此一說，究竟是不可置信的史實。這些，都削弱了羣衆在革命中的作用，消滅了羣衆與領袖間的衝突，而在全劇的發展上也形成很

大的缺憾。所以改作後，羣衆的作用加強了，楊秀清與洪宣嬌的糾紛之解決以及解圍長沙，均拿伍卒的威脅來促成它。埋玉一節更割棄不用。至如第五幕蕭朝貴與楊秀清的鬥爭，也同樣地解釋爲非僅蕭楊的個人鬥爭。其他如第三幕第四幕羣衆在革命中所處的地位等等，也都修改得更明顯具體一點。第七幕羣衆與領袖間衝突之隱伏，也強調了一下。……總共花費了半個月時間，居然比原有的東西覺得「像樣」一點了。這是不得不向一些朋友——如凡容、蔣牧良、王統照、陳鯉庭、陳凝秋、賀孟斧、宋之的，諸先生敬致感謝之忱的。

此外，沈星海、沙梅、塞克三位先生特地作歌製曲，爲劇本生色不少。而名舞台裝置家——即本劇之導演人賀孟斧先生爲單行本繪製舞台面七幅，更提高它的藝術價值。——因爲這樣美麗的舞台面並不是我所能創造得出來的。

最後，謹將這劇本呈獻在父親的靈前。

五月十三日。

序

一九三五年春，以偶然的機遇，在一個「三步兩回頭」的斗室之中，認識一位朋友。雖然共同生活了兩三個月，但爲了互相猜疑，老實說，並沒傾心暢談過。但他能知道我的一點，就是喜歡戲劇罷？於是把他所熟知的石達開與韓寶英的故事源源本本講給我聽，爲了他是石達開狂熱的崇拜者，同時又背誦了石達開答曾國藩詩的全章。當時，他熱誠地希望我把這題材寫成劇本。我爲這動人的故事所感，也就毫不客氣地答應了：無論如何，在別後半年裏寫成它。

——這就是當年冬天所寫的石達開的末路了。——等到同他分手以後，我才從朋友處「知道」他。如今每一想起他當時躺在方不及丈的斗室中，噉着昏黃的燈影，搖頭晃腦津津朗誦的情態，猶恍若目前。但音訊隔絕，不知他現在又漂落何處了。

離開他忽忽半年，爲着生活，這題材被擱置了。秋天，有幾個朋友組織劇社，慫恿我寫它。並且爲了上演之故，限定在一個半月內完成。於是我計畫寫作了。——但工作一開始，才發現了極大困難：石達開與韓寶英的故事是發生在石達開離京之後，而他的離京入川，在整個革命上說，是失策的行動；在軍事作用上說，是太平軍自趨滅亡的一支流。要從這故事裏照原來計劃反映出太平天国的全貌，是不可能。於是斬頭去尾，僅取了石達開出京以至大渡河全軍覆沒這一段來寫，企圖說明石達開之離開主力，影響整個革命於失敗的錯誤。——對於其餘材料，曾作這樣打算：——留待將來再寫罷，那足夠寫成一本太平天国三部曲哩。

在一個很壞的生活條件下：——把自己關在在亭子間裏足足兩個月，飽嘗了飢寒之苦。——將石達開的末路完成了。但當初慫恿我的朋友中，忽然有人用起卑鄙手段對我造謠中傷了：這手段是相當毒辣的。他不僅於使我白費精力，不讓這戲的上演；甚至破壞我的創作生活，企圖兜頭一悶棍，把我打死，永遠逐出他們的「禁地。」——但托萬一之幸，居然還活着。並

且在這中傷時期，讓自己對這劇作有一冷靜的自省。——這才發現爲了「趕貨」爲了準備不充份，在劇作本身與歷史事實上，都造成了好些失敗與錯誤。——並且爲了這失敗與錯誤，才下了決心：埋頭在太平天国史料裏，預備從歷史的正面，另寫它一部「史劇」。——這就是現在所寫着的太平天国。

但我從事於歷史劇的寫作，却不是從此起頭的。好像是一九三〇年冬罷，第一次試作的劇本，就是取材於京戲的汾河灣。在寫汾河灣的當日，我是受了當代幾位劇作家很深的影響的，所以這東西自然也是一種「翻案」的寫法。當然，這種寫法，還能沒有爲自己辯護的理論麼？我也這樣想着：歷史家把所有歷史都歪曲了，幹嗎不「歪直」過來？於是抓住歷史或傳說中某一點，大做文章，將整個歷史都抹煞掉，而大案翻成了。——但是結果呢，被歷史家所歪曲的東西，又受了一次新的歪曲。並且爲了這新的歪曲與讀者（及觀眾）固有的想像距離太遠，雖然興奮觀眾於一時；末了，還是被讀者所唾棄了。——我的汾河灣與別人的作品大概都

是這樣罷？

約莫有三年，我沒有再寫過別的東西。一九三三之夏，爲了除去寫作沒有別的自由（其實寫作又哪有自由呢？）又提筆塗鴉了。這一塗，成了虞姬馬鬼坡及王昭君等（除虞姬外未發表）。汾河灣與虞姬自然又不同嘍——當時我想：歷史劇幹嗎當真地作爲歷史去寫呢？不能把現代的東西，塞進歷史的軀壳裏麼？——其實這想法，本不是我所獨創，也是受了別人的影響。於是我也就同別人一樣：請「摩登女郎」着上古裝了；於是美人可以革命，豪俠可以大喊口號了。結果呢，既失了歷史的真實，又失了藝術的真實，成個兩不像的東西。讀者也許能得有點「弦外之音」罷，可是當着寓言一般，也不過一笑置之罷了。

又過了兩年多，才來寫石達開的末路。當我處理這題材時，就問過自己：「怎樣寫呢？」爲了過去兩次碰壁的結果，打算也不「翻案」，也不叫「摩登女郎着古裝」，給歷史以本來面目罷——但事實上爲了對歷史本身的忽視，與對石韓戀愛糾紛的過份看重，這劇本又陷進

一個英雄美人故事的泥沼裏，對於太平天国的本身，沒有如預期地給以表現。再加以石達開這人物描寫之平面化與次要角色之被忽略，遂使這劇本也遭了一次失敗。

至此，不能不令我稍感灰心的，是我們的戲劇批評家，一個劇作者要想從戲劇理論家與批評家那裏得點創作上的指導，真比上天還難。他們的工作除了鑑定一個劇作者屬敵屬友，而分別給以或壓或捧之外，好像就無所事事。而他所知道的彷彿也僅止是一頂高帽子與一套術語罷了。（倒是一些非批評家隨意說點失反使你心服。）像我這樣一個自學式的寫劇人，只好在黑暗中摸索了，摸索得有個錯，（其實，並沒正指在錯處。）批評家就會嗤之以鼻或者給你攔頭一棒。於是他得意得很——「我批評過了！」

這樣的棒，我也受過。但在劇本習作上，並沒灰心。尤其是歷史劇，我依然在摸索着。因為我想：如果沒有批評家，難道創作者就該自殺麼？

不管它，還是寫下去！——問題橫在面前了：怎樣寫呢？這一回。

對於歷史劇的寫作態度我又這樣想了——歷史是被歷史家歪曲、閹割了。一個歷史劇作者呢，他不必爲憤怒而給它個新的歪曲；也不必爲愛好而將它化裝，他該深入到歷史裏去研究、探討、追尋，在科學方法的幫助之下，將歪曲了的扭直，閹割了的補全。使歷史本身先恢復自己的面目。然後如一般題材一樣，再給以藝術的加工。——但還有兩個條件：第一，因爲這東西是歷史的，它必定是「古裝的」；從言語、動作、服裝、思想、環境、氣氛，以至極細微的一根頭髮的裝飾，都該是「古裝的」。沒有歷史的真實不會有藝術的真實。第二，因爲這東西雖是歷史的，但歷史的對象是現實。這歷史如果不跟現實有關聯，即是說：這歷史如果不能幫助讀者理解現實，不能指導現實，是除外的。因爲我們到底和歷史家不同：——我們需要「選擇」。但這裏所謂對現實有關聯，並不是求其「強同」，給它個指桑罵槐的隱喻。只是在這關聯上加以「強調」而已。

我就在這樣態度下研究並處理我的太平天國。——太平天國的革命，不用說，它自身就

是個莫大的教訓。這革命的教訓直到現在還有人在應用着。但我除了想表現這革命的起來和滅亡，它的成功與失敗的全貌之外，還想在這劇作裏，強調三個與目前形勢極有關聯的問題——第一，太平天国的起來，本來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滿清封建統治的壓迫；以及這統治下所產生的苛捐雜稅，貪官污吏的剝削；外加天災兵禍，貧農破產，而土地益加集中的一個結果。而帝國主義以滿清爲俵，滿清政府更以農村封建勢力爲爪牙，層層壓迫，農民不堪其苦，遂在一種新的神權保護之下，起而革命。但這次革命雖以農民爲中心，却也包含了工人、流氓無產階級、地主、紳士、商人等份子。因爲這革命不僅是農民革命，同時也是民族革命，在帝國主義與滿清的漢奸政府雙重壓迫之下，工人、流氓不必說，不作漢奸的地主、商人與紳士，也同樣是被壓迫者。所以太平天国領袖中有農民蕭朝貴、李秀成，有流氓無產者楊秀清，也有富商士豪的韋昌輝，紳土地主的石達開和破落士子的洪秀全與馮雲山。但這些份子階級儘管不同，利害儘管衝突，而在對付共同敵人的目標之下，即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異族滿清的封建統治

是同一的。因此，他們在統一陣線下向着敵人進攻，利害衝突雖時時爆發着，終於在一個大目標之下時時克服、隱忍，而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——佔領南京（沒打到北京，當然是可惜的）。我覺得這是當前民族抗×戰爭統一戰線的一個大教訓。第二，太平天国佔領南京以後，內部起了階級的分裂：流氓無產者楊秀清竊奪政權；土豪韋昌輝乘機弄政而大肆屠殺工農；有名士氣的紳士石達開飄然遠行，與暴發戶的窮紳士洪秀全的苟安腐化，以及整個政策之逐漸反動等等，這一點所給我們的教訓是一方面回鑑過去，一方面也是警惕來茲。第三，太平天国中落以後，由於內亂外患之日亟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。洪秀全之昏庸，洪氏四王之弄權，已使獨支危局的李秀成處於困境。而曾國藩效忠清廷，誓滅洪軍。滿清政府又抱「寧送友邦不給家奴」的毒計，遂與英法帝國主義者勾結，利用常勝軍的堅甲利兵來殺中國人，撲滅太平天国革命。因此，忠王李秀成，在滿清漢奸與帝國主義雙重武力下抗戰到底，以身殉國。這一壯烈的抗戰，更是指示當前中華民族出路的正確指南針——我就按着這三個時代：太平天国的

起來，內訌與滅亡，計劃太平天国三部史劇。這裏發表的金田村，就是它的第一部。——第二、三兩部在待寫中。如可能時，石達開的末路也想改作一次，作為太平天国的一個插曲。

這第一部金田村的計劃從一九三六年春開始。一邊搜集史料，一邊處理這相當複雜的史實與人物。第一步工作就是修殘補闕，拉曲扭直。把這還不會被史家所整理的太平史料，清理出一個面目來。對一切侮蔑與過譽的記載加以挑剔，不同的傳說加以比較與選擇，怪謬的神話給予合理的說明，許多奇特而真實的行動也找出它的解釋，……等等。——比如太平軍對滿清官兵及偶像何以概呼為「妖」，蕭朝貴之所以手殺親生父母，太平軍之所以焚燒搗毀一切文物，以及洪宣嬌「淫蕩」行徑的真象，……等都是。第二步，清理出它的軍事行動的發展，用滿清官書與野史雜乘的記載對照校正，得一較可確信的結果。第三步，確定各個領袖的階級身份與歷史以及各個間的相互關係。比如楊秀清之為江湖保鏢的領袖人物，洪秀全之為失意的不第秀才，韋昌輝之為投機的土豪，李秀成之為貧農出身的領袖，洪宣嬌之為解